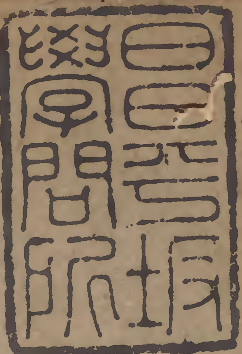


李詩鈔述註

卷五 卷六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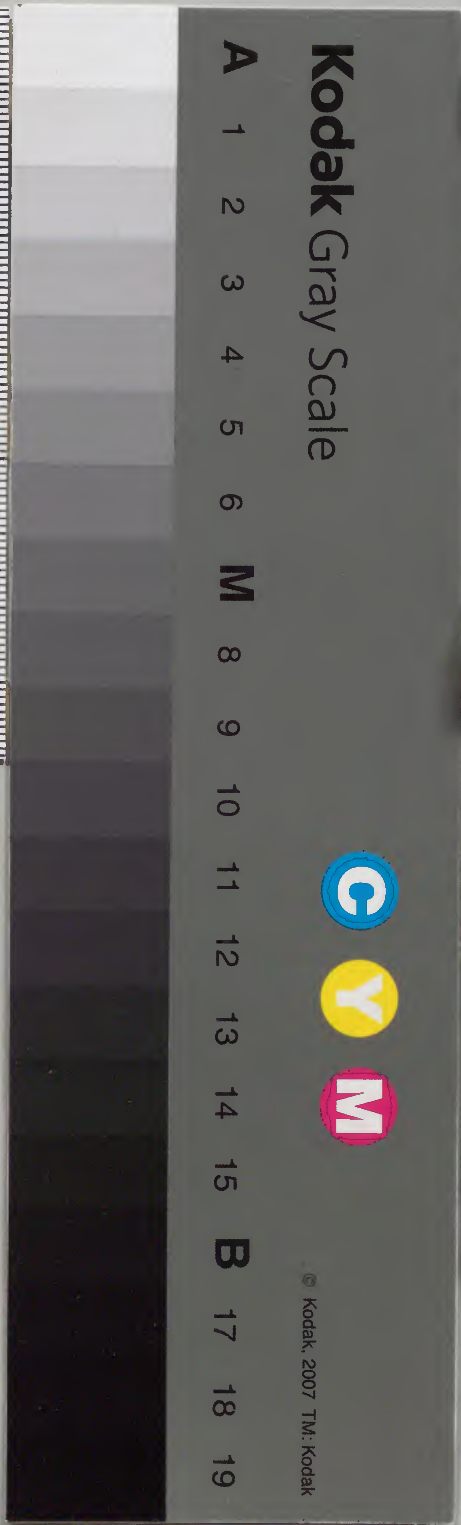


			三八一	漢書門
		九	八	類
一	三	八	一	
六	架	函	號	

			三八一	漢書
		一	八	類
五	三	一	一	
二	函	六	五	
一	架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15
冊數	16(3)
函號	312 180

共十六



詩鈔述註卷五

淺草文庫

南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古詩

古風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後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李詩少注

卷五

一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繡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大雅王者會朝之樂自王綱頽廢故黍離本周詩
 乃不入於雅而降於風故稱王風雅降而風遂為
 戰國之兵爭此正聲所以微茫而騷作馬史記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曹植王粲應瑒阮瑀陳
 琳劉禎徐幹詞多綺麗號建安七子躍鱗言一時
 人文乘時奮躍如魚之躍於淵也尚書序孔子作

春繻而終於西狩獲麟仔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
 領袖後進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
 可並齊天地之條忽安事人間之紆倖哉按本事
 詩話太白論詩云齊梁而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
 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自負良亦不
 淺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李言金史言 卷五
蝶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張衡靈憲姮娥奔月是為蟾蜍淮南子月照天下
而食於蟾蜍常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史
記天官書日月薄蝕是也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
注太清元氣之清者也詩蝶竦在東注虹也晉天
文志紫宮垣曰紫微大帝之座秦符堅慕容垂

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
蔽白日廣雅日月謂之兩曜長門漢宮名武帝陳
后以驕妬別在長門石崇婢翹風詩桂兮從有蠹
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巔固為人所羨亦為人
所憐開元廢王后制云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
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
之遂廢后欲立妃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
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
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收天下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函谷關在今
陝州為秦東關史記始皇二十七年行至錢塘臨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
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復十二
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蔡質漢儀丞相斯昧
紀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
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
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秦紀方

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
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初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
為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
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射之至之不見巨魚因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
者數千里江賦或鹿解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鬚掉
尾噴浪飛涎額鼻三句極狀魚之大者大意言彼
求僊不得謂為大魚所苦今此大魚既去何曾覩
蓬萊見神僊乎徒使所載童男沉沒不迴而始皇
畢竟為三泉下金棺之寒灰而已史記始皇初即
位治驪山穿三泉下桐而致棺太白蓋借秦為諷
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彩珮啣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采鉛青溪濱
時登大樓山舉首望僊真
羽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
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
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
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
宋玉對問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於穹
冥之中春種元命苞火萬為鳳皇銜書持之玉之

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列僊傳蕭史教弄玉吹簫
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抱朴子
丹砂可為金河車可為銀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陰
真君歌北方正氣名河車道經蓬萊修煉法河車
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炎之令沸致
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
謂之紫河車荊州記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
泉側有道士精舍大樓山在龜浦羽駕言乘鸞鶴

選詩駕鶴騰雲漢驂鸞上碧空飈車言御風雲八
公操過北斗兮馳乘風雲丹液謂神丹金液神僊
傳老子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江淹王子
喬贊王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
對嶺玩古樂府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列子清
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劉根初學道到華山
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
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此篇遊

僊詩以鳳喻至人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
銜圖於黃帝之宮來游於周秦之世入為空入歸
為虛歸毫無所求於世遍歷四海不可羈挂百鳥
孰得而隣之我也寄身於世間亦遊心於世外欲
求修煉之術營成紫河車服之可以僊身而永謝
於塵世第藥物秘於海岳遠不可得乃采鉛於青
溪之濱鉛亦藥物之一青溪地近採之或可得耳
由青溪而抵於蘄浦大樓之山亦僊人所棲者我

將望而從之以求真訣但見其駕鸞鶴御颺輪又
飄然遠去而不可親矣歲月云邁丹砂未就仍恐
此志難申蹉跎髮白徒有愧於鶴背僊人耳僊道
既未易成而迴視風塵中之榮貴辟之桃李之芬
華則又世俗之春非我僊境之春也然則我將安
所適從哉惟應入於清都之境挾群僊以遨遊長
與韓衆而相親必不可以丹液之遲而中道自廢
矣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巖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
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
吾將營丹砂永與世八別

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去長安三百里俗云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

圭峰之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許慎云真人
真德之人也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按太白
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僊風道骨可與學僊此詩
與前篇非泛然之作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蝨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鴈門山在代州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
志代州有鴈門關龍庭單于祭天之所也鶻勇雉
鬪至死乃止趙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東漢輿服志
虎賁羽林皆鶻冠東京賦虎夫戴鶻故曰虎鶻周
禮司常析羽為旌通帛為旃漢書李廣為北平太
守匈奴號曰飛將軍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
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期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主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
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
對刀筆之吏遂自刎百姓皆為垂泣三邊中國之
直北東北西北皆與匈奴界此篇首四句以岱馬
越禽比人情重離鄉土而此乃別鴈門戍龍庭而
龍庭之景驚沙飛雪亂日迷天豈向者風土所習
耶且從軍日久蟣蝨生虎鶻之上心魂逐旌旆俱
搖其苦戰甚矣顧乃功高不賞忠不見諒至白首
沒三邊如李廣者亦可憐也此必有所感而托李
廣以為言

其七

客有鶴上僊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裡自道安期名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迴風送天聲
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
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大元科曰三清之間

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僊登太清樂書王
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
天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
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金明草此亦遊僊之辭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治游方及時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髮若絲
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咸陽秦所都即漢之長安也在今陝西西安府東
方朔傳武帝姑館陶公主年五十而寡近幸董偃
偃幼時與母以賣珠為業出入主家十八而冠出
則執轡入則侍內號曰董君一日帝以錢千萬就
主家飲後數日上臨公主園中主自執宰道帝入
坐未定帝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階去簪珥徒跣
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階下

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
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
奉食進觴飲大歡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文選榮綠幘之照耀注綠幘寵臣冠也楊修曰吾
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書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
人博覽好辭賦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
雄待詔承明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
為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

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
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
子棻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
作符命此篇前八句言戚里驕縱小人得幸是君

子儉德之時也下六句則言如子雲晚節不終授
閣受辱以為干進者戒舊註謂說儒者沉用下僚
恐或未暢

其九

莊周夢蝴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
有分矣葛洪神僊傳麻姑謂王方平云接待以來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
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耶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揚塵也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
蕭相國世家邵平為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此篇嘆世事之
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莊周夢為胡蝶而胡蝶

化為莊周一體變易尚不能知悠悠萬事豈能定
哉故雖蓬萊之水亦有清淺之日矣况於塵世之
區區乎故侯種瓜富貴之不足恃亦一大夢也彼
營營者亦何所求哉君子惟以義命自安耳

其十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史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遊趙會秦伐趙聞魏將欲尊秦為帝使客新
垣衍說趙仲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尚首
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秦無道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
處梁之宮梁王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
寵乎於是衍起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

言帝秦矣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連
連不受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終
身不復見張景賜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出
海底連以布衣却秦振英聲而照後世故以明月
出海底而開光曜比之左傳叔向云拂衣相從太
白豪邁此詩蓋有慕仲連之為人

其十一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真棲巖石間
松柏孤操不為桃李之明媚以興子陵之不屈後
漢書嚴光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
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引
光入內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
山

其十二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
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鸞鷲有時鳴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各因
勢導之以善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棄詩序騶虞見王道之成焉注騶虞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者也中興徵祥說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
而騶虞應說文鸞鷲神鳥也周興鸞鷲鳴於岐山
博物志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
失期人有奇志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李言金述言 卷五
有城郭如州府望宮中有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
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
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牽牛宿計
某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按宗慄荆楚歲時記
作張騫尋河源乘槎一月而至天河又云織女取
支機石與騫而還此篇雖咏史其自負亦不淺與

咏子陵意同

其十三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穠草黃登高望戎虜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問誰凌霍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鞞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胡關中國與胡之界如鴈門關大震關之類此乃
言大震關也吐蕃來往於斯戎虜即吐蕃也史記

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漠注沙土曰漠唐初以葛羅祿熾侯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匈奴自謂天之驕子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鼓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嘗居鴈門備匈奴少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按此詩為當時吐蕃犯邊而作蓋刺之也舊注謂為楊國忠征閣羅鳳事或謂奇舒翰攻石堡城事恐俱未然蓋閣羅鳳是雲南之喪師不係北狄石堡城乃我之攻彼非彼之毒我也與詩意不貼

其十四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

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天下士號曰黃金臺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辛自趙往上谷圖經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史記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盖指當時近幸
 於君者言太白此詩豈其不為時貴所容而作與
 讀黃鶴之句千載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五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晉書張華傳初牛斗間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
 象緯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耳
 華曰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乃補煥豐城令到縣
 掘獄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有雙劍一曰龍泉一

曰太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曰神物終當化去華亦曰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卒其子華為州從事持劍渡延平津忽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雙龍長數丈蟠水中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至此驗矣吳越春蠶越王允嘗聘歐冶子作名劍五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鈎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拒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嘗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以魚腸殺王僚豪曹葬女湛盧之劍惡其無道乃去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可與况

李詩少述主 卷五 二十

李言金述言 卷五
駿馬萬戶之都乎昭王大悅遂以為寶此詩以寶
劍比賢才言寶劍精靈飛沈相失遂嘆世無風胡
識劍者希此寶劍所以潛其鋒也雖然豪雷湛盧
雖一葬於吳一去於楚然神物終不可隔如張華
所謂龍泉太阿終當自合者豈久相失哉以比賢
者雖阨終當見用於時不久淪落耳此亦太白自
負之詞

其十六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
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駕鴛雙雙戲庭幽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鬢雉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天津在長安城中三輔記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
鴈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
渡以法牽牛所謂天津橋也斷腸人見之而斷腸
亦猶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海色日出之光也
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
橋以通往來高丘即高山也西京雜記茂陵富人
裘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老子功
成身退天之道也史記秦丞相李斯臨刑謂其子

曰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嶺
表錄異綠珠白州梁氏女也有容貌善歌舞石崇
以真珠二斛買之趙王倫專權嬖人孫秀求之崇
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
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墜樓而
死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
於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
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如盛酒之鴟夷

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此篇諷時貴寵盛
不去則如李斯以黃犬興嗟石崇以綠珠招譽悔
何及哉故以鷓鴣子終之

其十七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爾雅華山為西嶽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
故名華山集僊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
升天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楚詞青雲衣
兮白霓裳華山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神
僊傳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僊漢儀鳳二年八
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
下帝驚問曰吾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
卿默然忽不知所在帝遣人同其子尋之至華山

見其絕巖上與數人博戲紫雲鬱鬱竟莫能致按
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
走胡兵復用官爵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

其十八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
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
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條如飄風度
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
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路
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烟霧

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列僊傳赤松子神農時
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山居西王
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桓君山僊賦王喬赤松呼
則出故翕則納新僊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

龍觀滄洲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倒景悉去
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紫金經丹書也列僊傳
安期生留赤玉鳥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
萊山此篇遊僊詩言我昔遊於齊都登華不注之
峰遇赤松僊人以白鹿與我而自挾其青龍彼將
含笑御龍凌倒景而飛昇矣我亦欣然乘白鹿以
相從也因與親友泣別欲語嗚咽相勉以貞心而
永保歲寒恐以紅顏而見斯白日一別千里重會
何時安得而不嗚咽哉既而思之人生世間倏如
飄風使空聞紫金經之說而不及時求得真訣
恐蹉跎白首亦終於無成耳矣忽翻然自悟而笑
曰我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不過為名利煎熬局
促吾步耳我終當求丹經以從僊人騎白鹿以凌
倒景有如安期生飄然高舉但留赤鳥於人間雖
以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

其十九

李言金言 卷五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淒然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數十人引商激羽沉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鮑照詩心非木石豈
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此以歌曲喻賢人亦太白

自傷之詞

其二十

穠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人生鳥過目胡為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多屈曲
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詩國風野有蔓草零露團兮庭綠草也曹子建詩
綠草被階庭張景陽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晏子春穉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
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
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
常守之矣數君常守之吾君方將簞筮而立於畝
畝之中惟事之恤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景公
慚焉舉酒自罰光武勅岑彭書人苦不知足既得
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三萬六
千日百年也此篇感穉露之零而嘆歲之易邁且
人心世路俱屬險巇浮生百年但當及時以為樂
不然如戀戀牛山逐逐隴蜀者亦何益哉

其二十一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李廣傳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莊子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夫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入無窮之門以遊於無極之野此篇見世道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

其二十二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
 穠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
 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
 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崑崙山上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此篇以碧荷喻賢才處於僻野不及時遭遇知已將卒老無聞如碧荷遭霜而歇紅芳也亦太白自傷之意與

其二十三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坐泣蘊風寒
 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

馬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李延年歌北方有
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秦王
女乘鸞向烟霧此篇託喻閨人與上同意

其二十四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三代之季分為戰國韓魏燕趙齊楚秦為七雄王
風黍離之詩也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老子生
於殷末嘗為周柱下史周衰乃乘青牛入大秦過
函谷關關令尹喜占紫氣知有異人至果見老子
老子為著書因與之俱流沙而西唐以老子為祖
白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此篇其作於安史
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故言自古聖賢如仲
尼老子悉遭淪沒吾丁茲世要當希其遠舉之高

踪何必臨岐空嗟咄哉

其二十五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
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謂曰明
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以

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鎬池
君水神也在長安陶淵明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
漁人從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落英繽紛漁人異之
前行盡水源見一山便從山口入豁然開明屋舍
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之與晉魏
停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遂無問津者此太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白遭亂憂時借秦為喻也

李詩鈔述註卷六

甫林兆珂孟鳴父墓述

五言古詩

古風二十六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穉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
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
涼風至寒蟬鳴盛德



在金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繩郭璞詩蓐收清西陸
曆書上弦下弦良辰建功策名之時大運天運也
淪忽暮也此太白感繩而作豈當奔亡與流竄之
時歟

其二十七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為蒼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徼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際光晶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干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說文檄以木簡為之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若
有急則插以鷄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縣
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
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發郡國兵專城郡國守吏也曹子建詩邊城多

警急晋符堅入寇其妾張氏諫曰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晋天文志紫宮垣一名紫微天帝之座天子之居也權衡北斗星名一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闔陽七曰招搖光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書永清四海地志瀘水出牂牁郡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瀘戎之間有渡

瀘亭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州舉軍沒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唐兵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南荒蒸之地也書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

其二十八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
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蹙額曰顰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
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西漢書

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莊子
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
之人也楊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刺俄而曰杜夫不為也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
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
之俸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
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
酒食肉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

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詩衣裳楚
楚莊子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
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此篇蓋譏世之作詞賦者
不過藉以取科第干利祿而已非有益於世教也
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
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
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二十九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寘道為群
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墨子和氏之璧所謂良寶正指卞和之三獻者莊
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漢龔勝傳勝卒

李言金邊言 卷六
有一父老來吊曰蘭以香自焚膏以明自銷書滿
招損易天道虧盈而益謙魯仲連曰秦即肆然而
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老子為周
柱下史此太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其三十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龜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古來共嘆息流涕空露裳

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衍仰
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庶女者齊之寡婦也無
子不嫁事姑敬謹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
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
天為作雷電擊景公之臺應德璉詩簡珠墮沙石
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浮雲以下比言群邪壅
閉君心蠱惑是以邪正不辨而小人得以凌君子

有明珠孤芳之嘆所以流淚而霜裳也此詩蓋作於高力士譖毀之後明皇放黜之時

其三十一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高穉月
飛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乃嘆曰蘭當為王者
香乃獨茂與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其不遇
也前章眾草凌孤芳正用此事此篇謂君子阨於
下位雖蒙主知奈小人之讒言日至若非有吹噓
之者雖有德馨曷以自見哉

其三十二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穉風飄大荒寒
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漢書
仇覽傳枳棘非鳳皇所棲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

曰長鋏歸來乎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言當時世
亂天地晦冥君子在下小人在上識時之士惟有
歸去來而已

其三十三

鳳饑不啄粟所食惟琅玕馬能與群鷄刺盛爭一食
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老子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
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鳳乃食之天老
謂黃帝曰鳳備五色出君子之國翱翔四海過崑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列僊傳周靈王太
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
上嵩山此太白自比之詞蓋太白帝裔踈遠賀知
章薦之方蒙知遇懷恩未報臨別而嘆息也

其三十四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歲何用還故鄉
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
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
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若木有二一在東溟
日將出時有天鷄鳴於其上—在灰野之山日所
入處此言西日是灰野之若木也莊子天倪注倪
際也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此亦遊僊篇

其三十五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滛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
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上升崑崙觴王母
於瑤池西王母為之謠曰白雲在天丘際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西王母如

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廣記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漢宮帝叙寒暄畢王母遣侍女邀上元夫人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嘗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於闕下因言於上曰闕下有寶氣果有獻玉杯者刺曰人主延壽後竟以詐誅此詩為當時明皇好神僊而作蓋刺之也言周穆馳八駿以周遊八荒漢皇為天子而尊居萬乘淫樂之心無有止極雖有雄豪之才不足數也穆王則宴王母於瑤池漢武則邀上元於北宮恣淫樂以求神僊而不知其事皆出於虛誕穆王宴於瑤池徒聞遺歌之相傳未聞有登僊之實跡武帝之邀上元亦如文帝之得玉杯不過延壽之虛言神僊靈跡竟

成蔓草千載之下令人聞之徒傷悲耳後之求神
僂者可以鑒矣

其三十六

綠蘿紛歲蕤繚繞松栢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為

詩小雅蕪與女蘿施於松栢國風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葑菲根莖皆可食根則有時而美惡喻夫婦
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也此篇亦似太
白被黜而作

其三十七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
龍鳳脫網罟飄緇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咏場藿
驚颺喻亂世浮雲喻佞臣頽陽喻暮年之君洪波
喻戰鬪大壑喻中國龍鳳喻君子也東漢陳留父
老曰龍不隱鱗鳳不隱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詩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又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太白自謂被黜遭亂脫身無依惟有咏白駒以自遣耳

其三十八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峩峩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闔鷄金宮裡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唐自高祖武德至天寶十四年凡一百四十年國容者國之容儀如宮室服飾之類皆是也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彼以衣冠言此以宮室言也赫然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三川黃河與涇渭也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明皇好闢鷄貴戚大臣習以成俗蹴鞠兵勢也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蓋因嬉戲以練習武士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裡曹植與楊修書昔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此篇言當時賓客雖盛盡闔鷄蹴鞠之徒此輩舉動指揮足以搖白日而回青天一時當路氣勢翕忽曾不思失路之棄捐也此時知自好者惟有閉關草玄而已以自况也

其三十九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蚤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龍火者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宿也此星昏而正中以六月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則下而西流矣是秋之時也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易變其守非若君子之挺然獨立者也

其四十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来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曹子建詩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
 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太白
 此詩全用之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
 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
 詠謂余以善淫此詩以美人比君子蓋作於隱居
 匡廬之時

其四十一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迴薄不忍看蘊蓬飄揚竟何託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驚湍則流急言春易流而夏驟至蘊蓬蓬至蘊而
 零落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此注光風謂
 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美人指君詩西方美
 人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篇太白蓋自傷其
 遲暮不遇如草木之零落也

其四十二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环木鷲斯得所居高下盈萬族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

榛小木叢也並鷲斯皆喻小人瓊草鳳鳥以喻君
子詩傳鷲斯鴨居莊子鷲鳩翱翔於蓬蒿之間楊
子頻頻之黨甚於鷲斯环木即所謂瓊枝以琳瑯
為實者也此篇言當時用舍倒置而禍亂將作故
借晉為喻而欲效阮籍之哭窮途也

其四十三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越在南地故曰南隅鄒陽書明月之珠以暗投人
則人莫不按劍相眦張景陽詩甌瓠誇璠璣魚目
笑明月此太白自傷被黜而作

其四十四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韓子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
顛乃銜羽而飲銜羽銜衆禽之羽欲得其助而不
顛也禽經周周之智不如鴻阮籍詩寒風吹四壁
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此詩以鳥
為喻蓋自傷其無所引薦而作

其四十五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彩雲滅地遠清風來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九域志巫山在夔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神廟即
神女祠也襄陽耆舊傳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
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先王嘗
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
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
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
言為立廟曰朝雲樵牧悲哀用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事此太白南遷過巫山懷古而作

擬古十首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
 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
 瓶水知冬寒霜露斯遠客客似蘼葉飛飄飄不言歸
 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古詩衆星何歷歷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
 織女時相見梁宗慄荆楚歲時記黃姑即河鼓蓋
 語訛爾爾雅謂之牽牛淮南子七夕烏鵲填河而
 渡織女又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庾師成遠
 期篇憶別春花飛已見蘼葉稀淚眼羞明鏡愁帶
 減寬衣得書未言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歇獨
 掩青樓扉唐志金徽州隸振武軍在吐蕃界此篇
 傷時黷武行役無期而作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牕懸清光
 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穠霜會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

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
 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古詩西北有高樓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
 夜於洞房陌上桑樂府名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
 假食既去餘音遶梁三日不散此篇喻賢者不肯
 輕身許人思得同心而依附之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壯斗不惜買陽春
 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隣僊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潘岳詩歎如敲石火此
 達生者之詞

其四

涉江弄蘓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佳期與佳人期也不敢指言君故托曰佳人亦猶

稱羨人意也涼風穉時也時穉而荷衰也此篇喻
 賢者慕君而為小人所害故雖欲有所獻而壅閉
 阻隔無由得見但悽然悵望而已亦太白自傷之
 詞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
 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
 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漢書疏廣疏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已
 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此所謂知卷舒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此
 篇謂達士能與時卷舒其太白之素志與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

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駕鵞非越鳥何為眷南翔
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皇
壯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易天地閉賢人隱晉志太白西方龜金氣也進退
以侯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曰彗星所
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
舊布新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
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後漢陳表曰
臣累世展鷹犬之用荀勗為中書監令罷日曰奪
我鳳皇池詩小雅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此篇當是諷永王璘不從知其
不足有為而作

其七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蘊衣流螢飛百草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

詩墻有茨不可掃也中藟之言不可道也月令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老子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蟋蟀寒蟬也一名蜺蝓春生夏死夏生穉死莊子蟋蟀不知春穉神僊傳壺公賣藥於海南市日入後跳入壺中此篇似反古詩中服食求神僊多為藥所誤之意

其八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

莊子悲夫世人直物之逆旅耳此篇謂人生若寄
今古如斯一瞬浮榮又何足貴

其九

僊人騎彩鳳昨下閩風峯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
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

李言金述言 卷六 三
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裡風杯勸天上月
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葛僊傳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閭風
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僊人所居也此擬古遊
僊之辭

其十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
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為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
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九域志有人適楚不返其妻登山望之乃化為石
此太白去國時所作也此篇只辭君還憶君一句
以下皆道此意漢水二句言其去也人生二句悲
其去也越燕二句比其既去而思憶也別久到末
則咨嗟嘆息而托於望夫者以見其還憶君之情
也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鄠闕
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
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
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
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客長吟愁髮斑
摯虞志南陽郡治宛在洛京之南光武起於宛而
都於洛遂以宛為南都故亦稱宛洛謝眺詩金陵
佳麗地自古帝王州張平子南都賦武關關其西
注以武關山為關在西也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
為舂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以舂陵地勢下濕願
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為舂陵
侯國傳至南頓侯欽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真人鄠
市居也闕市垣也甲第王侯所居之宅也西京賦
北闕甲第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陶朱公家在
南陽郡華容縣西百里奚宛人也號五羖大夫麗

華姓陰氏南陽新野人光武聞其美納為后漢女
 漢濱神女也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列子
 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流雲古詩遊戲宛
 與洛紅陽縣名白河即白水河俱在南都境內孔
 明南陽人司馬德操以為卧龍嘗登鄧城西山作
 梁父吟此詩極道南陽之地都邑之佳麗人物之
 英豪而其中有命世之才如孔明者憂世長吟之
 心無有識之者太白蓋自託而言之也

蘓浦歌

蘓浦長似蘓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
 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
 遙傳一掬淚為我達楊州

沿革志蘓浦隋縣名唐置池州大樓山近蘓浦長
 安太白故鄉也西望者蘓浦在江之東也兩手曰
 掬太白客宣城遊於蘓浦而作此歌言蘓浦者名
 為蘓浦其實長似蘓也景色蕭條使人多愁我之

客遊於此愁不可遣乃登大樓之山西望長安而
長安不可見矣但見山下江水之流而已乃寄言
於江水云汝亦憶於我不我自長安而來嘗由楊
州以至於此今憶故鄉而揮淚欲將一掬之淚付
汝江水達於揚州至長安以洩吾懷土之情也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為功
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當朝揖高義舉世欽英風
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
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
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棣華儻不接甘與穉草同

却秦不受賞仲連事晉鄙也秦圍趙平原君使
朱亥擊殺晉鄙奪兵符以救趙敗秦軍春陵在道
州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貂之裘敝黃
金百鎰盡乃擔橐而歸史記馮驩彈鋏而歌小雅

崇棟之華鄂不韡韡

早穠贈裴十七仲湛

遠海動風色吹穠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
 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
 功業若夢裡撫琴發長嗟裴生信英邁屈起多才華
 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家復携兩少妾艷色驚荷花
 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窮滇出寶貝大澤饒龍蛇
 明主儻見收烟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煉丹砂

大火心星也六月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西流變
 即流也六龍日御也屈一作堀說文云突也班彪
 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注屈起特
 起也禹貢海岱惟青州齊地也漢書朱家魯人也
 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獨以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
 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木玄虛海賦豈徒積太
 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

贈范金卿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終緯鳴中墜
 桃李若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
 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
 據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鷄
 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祗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漢書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詩國風惠而好
 我携手同行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
 有結綠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為大寶周容觀而笑曰此燕石也漢書司馬遷
 傳乃欲仰首仰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群豕皆
 白慙而還尹文子楚人握山雉斯路人曰鳳皇路
 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
 與之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王
 王聞感之乃厚賜之買鳥之金十倍莊子野人有
 食芹而美欲獻之於君者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

三言金史言 卷二
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
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
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此
詩託言至寶而識者希欲獻而又無路遼東二句
只狀其切於獻玉然雖有獻芹之心而既無識者
終不免卞和之泣而已末言留舌則慰其尚有以
自見也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凌方壺
時枉白紵辭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
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
抱石耻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
橫山在宣州廣德縣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
方壺丹陽湖隸丹徒縣與丹陽相隣列子商丘開
遊范氏子華之門門徒見開年老斯給之因指河
曲之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開聞而泳之果

得珠詩言周子隱於橫山景槩過乎蓬壺真僊人
之居也當其觸景放歌游心物外身且不知其有
無矣又何富貴功名之足累哉故獻王者耻其干
進探珠者笑其嗜利蓋以隱為高而欲從僊人以
傲遊也我亦願與之偕隱携手同入於帝居豈忍
與世俗浮沉哉

王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乃驕蹇
穉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
潏潏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
饑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逢穉蔬藜藿不滿眼
蟪蛄結思幽蟋蟀傷福淺厨竈無青烟刀机生綠鮮
投筋解鷓鷯換酒醉壯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
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雲卷則雨收矣稷卨舜臣和天人調陰陽也驕則
太過蹇則不及謂陰陽失調也意以譏當時執政

者唐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
 謂晝昏莊子龜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涯之階不辨
 牛馬漢書韓信家貧從漂母求食穆天子傳觴天
 子於羽陵之上又蠹書於羽陵注曝書中蠹虫也
 兩句言久雨困饑乃從人以覓食間中無事則又
 効古以著書也詩豳風蟋蟀在戶注言其思也唐
 風蟋蟀在堂刺僖公也儉不中禮相如解鵬鷖裘
 就主人揚昌貫酒南史劉穆之少時家貧徃妻兄

江氏家乞食每食畢求櫝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櫝
 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必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
 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櫝榔一斛以進後居京口帝
 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穆之輔之長人果
 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踐危機今欲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未言
 久雨無聊解裘換酒聊以自適而已果何心於富
 貴哉儻得富貴則亦功成而退必不肯履此危機

三言金...
卷六
三

以自若也

